# 第一卷 初世

目录

[第一章 阴阳天决战](#_Toc7481_WPSOffice_Level1) [1](#_Toc7481_WPSOffice_Level1)

[第二章 破茧成玄丹](#_Toc17852_WPSOffice_Level1) [7](#_Toc17852_WPSOffice_Level1)

[第三章 雪夜遇故人](#_Toc23344_WPSOffice_Level1) [14](#_Toc23344_WPSOffice_Level1)

[第四章 杀人越货时](#_Toc13468_WPSOffice_Level1) [21](#_Toc13468_WPSOffice_Level1)

## 阴阳天决战

“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我说过，你早晚会变成我。”

虚无高天之上。一边万里无云，朗日当空，一边阴云密布，雷鸣电闪。

本不该同时出现的天象，此时竟共存于这一片天地。

两个身形高挑眉目清秀的青年相隔千百丈，相对而立。只是仔细看去，两人的容貌竟是一模一样。而两人的中央正是阴晴交界。

晴空里的青年身着镶有金边的白色长袍，袍上有几处沾了血渍，晕开一片鲜红。满头玄青的长发没了发钗的束缚已在风中散开，发梢轻拂着略显疲惫的脸庞。这青年手持了一柄巨大的长剑，剑身银光闪闪，锋利的剑刃上两条红色的血线如鬼魅般附在上面，让长剑又增了几分寒气。而长剑的主人却有些狼狈，微皱着眉头，喘着粗气，极力的控制着歪斜的身形，好像一不小心就会从空中掉落一般，持剑的手臂也微微颤抖。但眼神中却流露出凶光，直直的盯着对面的青年。

对面阴云里的青年则显得从容了许多，一袭黑袍被风灌的呼呼作响，长发齐整的束在脑后，分毫不乱。黑袍的青年一手负于背后，一手翻掌向天，手掌上悬着一柄由乌黑的雾气凝结而成的气剑，剑尖朝上，直立在掌心中，缓缓旋转着，剑身上不时有银色的闪电冒出，须臾后又消失不见。

说话的正是黑袍的青年，俊朗的外表下露出一丝讥讽的笑意，泛着寒光的眼睛也盯着对面白袍的青年。

“想不到，这一世的纠缠，到头来，我还是不能将你炼化。”

白袍青年叹了口气，无奈的摇了摇头说道。

“哼，笑话，我就是你，你又如何能将自己炼化。”

黑袍青年不屑一顾的说道。

“不，你不是我，你只是我邪恶一面的化身。”

白袍青年犀利的反驳。

“这，又有什么区别吗。你的身体里，最终只会剩下邪恶，剩下我。”

黑袍青年将负在身后的手抽出，指着白袍青年有些阴冷的说道。随即，又将乌黑的气剑握在手中，脚踩了两下虚空，身体便化作了一团黑影急速的朝白袍青年飞驰而去，同时大声说道：

“来吧，就让我们再化为一体吧！”

“休想！”

白袍青年说着，也提起长剑，化作一团白影。

顷刻间，黑白相会。银灰两色的剑影交织在一起，气剑与长剑相遇竟发出金属般碰撞之声。而随着两人的交手，阴云与晴空不断生出黑色和白色的气团，形成庞大的气阵，朝对方的阵营冲去，两种气阵相遇在阴晴交界处，就像两只敌对的军队绞在一起，使那交界变得扭曲不定。

高天之下，苍翠的山林绵延起伏，生意盎然。一处高耸的岩顶上，身着淡土色布衣的少年避在数丈高的山石之后，探出脑袋，昂着头，瞪大了眼睛望着高空上又打作一团的两人。那少年约十三四岁左右，身材略显瘦弱，面容虽说不上英俊非凡，却也算干净白皙，一双眼睛倒是生的清澈明亮，颇有神韵。少年虽与空中的两人相隔数万丈远，但两人的对话他却是听的清清楚楚。

一阵银灰交错后，黑白两人各退开百丈之远，黑袍青年连掐指诀，身后乌云瞬间凝结出一个高约千丈的巨大黑色骨骸，那骨骸手持着同样乌黑的长刀，张牙舞爪，仰天长啸。而黑袍青年正处在骨骸的胸口中央。

“去。”

黑袍青年一手持剑，一手食中两指相并，指向对方。

随着一声令下，骨骸便身体前倾，穿过身前的青年时，黑袍青年竟将自己融进了骨骸中，而后者硕大头颅上原本空洞黝黑的眼瞳处忽然亮起两颗银白的球形闪电，继续挥舞着长刀以极快的速度向着白袍青年砍去。

白袍青年见状，微闭起双眼，将长剑缓缓举过头顶，狠狠掐了几个指诀后双眼陡然睁开，只见身后空气急速流转，身上长袍也剧烈的抖动。霎时间长剑后方的空间展开了一个百丈见方的金黄色巨大圆盘，圆盘以白袍为中心，盘面上无数件样式各异的刀剑半藏于其中，随着白袍青年手中的长剑挥下，那无数的刀剑从圆盘中飞出，以长剑为剑尖，组成了一柄长约百丈的巨剑。

白袍青年一闪身，钻进了自己手持的长剑之中，后者一声嗡鸣，抖动不断，巨剑也跟着抖动起来。嗡鸣声止，巨剑便带着滔天声势划破长空，直指骨骸的胸口。

在山石之后的少年早已被两人的对决惊得目瞪口呆，身体如僵住一般一动不动，全神贯注的注视着空中，简直不敢相信两个渺小的人类居然能释放出如此磅礴的阵势。

骨骸见到巨剑，捧腹大笑，讥讽道：

“区区绝灵功法，又能奈我如何？”

说着便随意的挥起长刀迎上。

“轰。。。。。。”

两者相碰，空气自碰撞处被震出层层涟漪，裹挟着如炸裂般轰隆隆的声响，如浪潮般迅速的朝四周传播开来，传到下方的山林时，那山林便如被飓风扫过，无数的参天古树沿着传播的方向倒下，从高处看去，那些倒下的古树围城了一个又一个的圆圈。

这极具毁灭性的能量浪潮，也在一瞬间传至少年所在的岩顶，岩顶便似受到了剧烈的撞击，疯狂的颠簸，顶上的一些碎石稍小点儿的直接被推出去飞了好远方才有下落的趋势，大一点儿的也被推着快速的从岩顶上滚落。

少年也被浪潮直接掀翻在地，好在身前的山石块头巨大，抵挡了大部分的冲击。即便如此，那少年也被震的耳鼻流血，他慌忙紧紧捂住双耳，却依然觉得脑海中天旋地转，浑身血液像是沸腾了一样飞速循环，五脏六腑胀的像是要全部迸裂开来。少年蜷缩起身体，紧咬着牙根，面部五官如紧急集合般扭在一起，用尽全身之力抵抗着声响的冲击。

又是轰响入耳，少年终于抵抗不住，鲜血不断的从牙缝中喷射出来，便觉眼前一黑，昏了过去。再之后两人的交锋如何他就不可知了。

许久之后，少年缓缓醒来，四周已寂静无声。

“这真的是人能达到的高度么？”

少年自言自语的说道，晃了晃晕沉的脑袋，拖着有些不听使唤的身体，又趴在了山石后瞧着空中。

空中平静异常，骨骸和巨剑已不见踪影。晴天里的日光倾洒，但光亮却比先前减弱了许多，好似黄昏时分太阳将落未落时的斜阳；乌云也变得极其浅淡，听不到一点儿雷鸣的声响。

依然是一黑一白却长相相同的两个青年，二人隔着老远看去几乎贴在了一起，那黑袍青年手中的气剑正穿过白袍青年的心口，涔涔的鲜红从中流出，将衣袍染的一片血色，而衣袍又在风的翻涌之下将那鲜红甩出道道弧线洒落而下。

“哼。咦！”

黑袍青年刚刚不屑的一笑，接着却又惊诧的低头看着自己的心口，心口处不知何时也插了一柄长剑，不断流出的黑色血液已将原本银色的剑身涂的灰白。

“不，不，这不可能！”

黑袍青年的脸色开始变得狰狞，看着银剑，气急败坏的说道。

白袍青年擦掉嘴角的血迹，露出一抹浅浅笑意，气喘吁吁的说道：

“放心。。。。。。今天我死了。。。。。。也不会让你活着。”

说完，便将插在对方心口的长剑缓缓拔出。

“别，别。。。”

眼睁睁看着那被染灰了的冰凉从自己的体内一点点的拔出，黑袍青年竟带着哭腔的恳求道，一只手丢了手中气剑，搭在对方握剑的手上，另一只手扒着对方的肩膀不让其往后退。他相信，只要剑未马上拔出，即便是心被刺破的重伤，凭自身的修为也可痊愈，完好如初。

“我求你，饶过我，从此以后，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再跟你吵。”

黑袍青年哭求道。

“不，我们都不是从前的我们了，下一世的我们再做纠缠吧，小黑，再见吧。”

白袍青年一只手擦拭掉对方眼角的温热，又贴在其耳边轻轻的说道。另一只手却不顾阻拦，用尽全身气力，义无反顾的将长剑拔出。

“啊~”

黑袍青年连连惨叫，像是受到惊吓神色慌张，身形渐渐变得模糊，其后的乌云又更加的浅淡了。

“我死了，你也活不~”

黑袍青年还没说完，便随着乌云一起消失不见。

天空，终于完全晴朗，虽然阳光稀薄，但却温馨惬意。晴天里，只剩下一个孤独的身影，身上的白袍已被染红了大半，温柔的风，轻轻撩起他的长发和衣袍，像是安抚自己倾心多年的红颜。

“一切都，结束了吗？”

青年抬头仰望天空，双手捂着心口，依旧止不住一股股的鲜血喷出，眼神也是愈发的涣散。

“小鬼，还不快跑。”

青年仿佛回光返照，眼中闪过一丝光亮，扭过头对着山石后的少年无力的说道。

少年一愣，不知对方如何知晓自己身藏此处，仔细一想，也对，似他这般神通广大之人又怎会不知。而青年再也支撑不住，身体如断了线的风筝，一头栽下。

红白色的光影落在了下方一处茂密的树林中。整个山林顿时剧烈的震动，以那青年坠地的地方为原点开始急速的塌陷，而塌陷又形成了一个黑洞，而黑洞又迅速的向四周扩张，片刻便已至少年脚下，少年根本来不及反应，便已与身前的山石一并被黑洞吞噬。

“啊~”

少年的身体在黑洞中不断的往下坠，像溺水一样尖叫，四肢拼命的挣扎着，起初还能看清那些树木、山石等与自己一同下落。到后来，整个黑洞里伸手不见五指，再看不见其他杂物。

## 破茧成玄丹

几个时辰以前。

清晨，和风煦暖。

阑城的集市已熙熙攘攘。

虽只是一座边陲小城，但处在三州交壤之地，商贸却是十分繁荣。

“哎！死瘸子，走路没长眼啊！”

人群中，被撞倒在街边小摊上的青年男子，指着身前一瘸一拐的一个身影大大咧咧的骂道。看其一身绸缎的打扮，便知是富贵人家的公子。

“嗨，算啦，他腿脚不利索，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公子爷，要不您再看看这块璞玉，成色也是上品。”

小摊的摊主陪笑着将男子扶起，拿起摊桌上的一块玉器说道。

青年男子恶狠狠的看了一眼那个忽高忽低的身影后，一把抓过摊主手中的玉器把玩起来。

瘸子并未理会身后的谩骂，迈着不便的腿脚，行色匆匆的在人群中左冲右撞。看其一身布衣的打扮，满脸胡茬，年龄约在四十多岁，身形消瘦，颧骨凸得老高，头发随意的披在脑后，也没打理，一块大大的疤痕几乎占据了整个左脸，甚是丑陋，吓的几个姑娘花容失色，惊叫躲开。而那瘸子眼睛却直直的盯着前方，神色紧张，像是有什么急事儿。

街边一处宽敞大方的医馆，前来寻医问药的人络绎不绝。大堂里几个伙计抓药的抓药，开方的开方，忙的不亦乐乎。

“砰！”

“华医师，华医师，快。。。快救救我儿子！”

瘸子一把将自己的身体重重的砸在医馆的堂门上，大口喘着粗气，叫嚷道。众人的目光立刻聚集了过来。

“哎哎哎，你这人，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医馆之地怎能大声喧哗！”

一个伙计赶忙冲过来就将瘸子往外推，边推边说着。

“我，我找华医师，我儿子病的很厉害。”

瘸子咽了咽口水，调匀了呼吸解释道。

那伙计上下打量了瘸子的打扮后，嘴角挑了挑，略有些严厉的说道：

“就你，也配找我们师父瞧病？美的吧你！找个学徒给你瞧瞧吧！”

“怎么，我怎么就不能了，你别推我。”

瘸子带着些怒气说着，又顶着伙计往外推的身体扯着脖子对医馆里喊道：

“华医师，华医师，我是伊卓啊！”

“几桌都没用，我们师父正忙着呢，没工夫搭理你。”

那伙计用力的推着瘸子说着，又转头对着堂内的一个伙计说道：

“小吴，你快去瞧瞧他儿子的病吧，别让他扰了师父炼丹。”

“好嘞！哎，这位大叔，走吧，我陪瞧瞧令公子的病况吧！”

堂内又跑出一个黑黑瘦瘦的伙计，拉着瘸子的臂膀就往外扯。

“几位伙计，不是我有意捣乱，也不是我看不上你们。实在是小儿的病你们瞧不好。”

自称伊卓的瘸子见马上就要被推出医馆，急忙说道。

“哎，你这人说话，可就让人来气了，我能耐是不及师父，可医术也是学到了几分，怎么还没瞧呢就说我们治不好你儿子的病。你要在闹腾，我们可都不去了啊！”

先前的那个伙计生了气，语气上也添了不少的火药。

“门口何事？如此喧哗。”

三人正撕扯着，医馆里一个稳重宏亮的声音响起。

“师父，这个人的儿子害了病，非要让您去瞧。”

那个叫小吴的伙计说道。

“哦？”

一个中年男子从堂内走了过来，只见其步态沉稳，一身青白色的衣衫上，胸口处绣了一个大大的“药”字，头上一顶灰色的医帽，面部五官匀称，脸色微黄，高挺的鼻子下蓄了半寸长短的胡须，虽身材有些高大，但步履间却显出淡淡的儒雅。

这男子刚一出现，与伊卓撕扯的两个伙计，立马将其放开，微弯着腰恭敬的对男子拱手道：

“师父。”

“我平日是怎么教的你们，医者，要有一颗仁心，你看看你们俩。”

男子呵斥了两个伙计后，又对伊卓说道：

“伊先生，令郎的病我去瞧瞧吧！”

“呃，华医师您请！”

伊卓忙闪身让路。

一处略显破败的庭院里，不算太大的屋舍内，一床一桌，简单的陈设。

“华医师，小儿的病况如何了？”

伊卓站于坐在床边的中年男子身后，身体前倾，看着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少年，轻轻问道。

“放心，令郎只是后脑处被谁用钝器击伤，导致气血拥堵，阻住血脉，所以才昏厥过去，我将灵力注入其体内，帮其打通血脉即可醒来。”

坐在床边的男子说着，便将手搭在少年的后脑处，微闭上眼，将灵力缓缓注入。

“咦！”

男子轻咦一声，脸上也多了几分惊讶，随着灵力的注入，他发现这少年的体内也有些微弱的灵力，那些灵力聚在脑后，正欲沿着脊骨一路向下，结果却在风府穴的位置被什么东西阻挡。

这是凝丹时的灵力动向啊。男子心中想着，只见那少年的灵力缩成一团，一次又一次的朝着风府穴猛冲，想要冲破阻碍，可那阻碍似乎坚不可破，每次冲撞都是无功折返。

既然如此，那我就来帮你一把。男子想着，便将少年的头微微抬起，手上开始不断轻轻拍打着少年的后脑勺，拍打的频率与那少年的灵力冲撞共振，而每次拍打，也将灵力聚成一团，与少年的灵力一同冲击风府穴。

伊卓见男子迟疑，忙问道：

“华医师，怎么了？”

“这孩子，好像正在凝丹。”

男子吃力的说道。

“什么？小儿都已经十四了，怎么还会凝丹？还在这昏迷的节骨眼上。”

伊卓也是不敢相信，惊讶说道。见华医师拍打少年的力气虽不算大，但没拍几下竟已是大汗淋漓，衣服也浸湿了大半，看来也是耗费了不少灵力。心中不免又担心起来。

“成了。”

男子见少年的灵力终于突破障碍，顺利的抵达丹田后，长舒了一口气，欣喜说道。刚说完，又开始觉得奇怪，那少年的灵力抵达丹田之后，横冲直撞，极不安分，手脚也跟着不断的挣扎。男子又将一股灵力注入少年丹田，用灵力将整个丹田牢牢罩住。

少年的灵力渐渐的安分下来，开始慢慢的收缩凝聚，片刻之后便凝成了一个不到半寸大小的黑色圆球。

无边无际的黑，仿佛是这里唯一的色调，不知过了多久，少年停止了尖叫与挣扎，环顾四周，感觉身体依然在下坠。便又开始了。一番折腾后，忽然觉得好像有人在身后轻轻的拍打着自己的脑袋，转过头去看，除了一片漆黑，根本瞧不出任何端倪。

少年有些害怕了，不再叫嚷，当再次感觉到有人从后面拍自己脑袋时，少年猛然回头，而看到的还是一片漆黑。但耳边却隐约听到好像有谁说话的声音，那声音开始十分细微，仔细倾听，方能察觉，后来说话的声音渐渐大了些，到最后，那声音仿佛就在自己的耳边，像两个人在交谈些什么。

少年正琢磨着，感觉身体已不在下坠，反而在慢慢的往上升起，眼前似乎也有了些光亮。随着身体的上升，光亮越来越近，也越来越强，变得有些刺眼，少年忙闭上双眼，待适应了那光亮后，缓缓睁开，终于看清了眼前场景。

少年模糊的看到了一张慈祥的脸庞，正面带微笑的看着自己，转动了一下眼珠，又看到另一张熟悉而又焦急的脸庞后，终于松了一口气，唤了一声：

“阿爹。”

“小天，你醒啦，身体觉得有什么异样么？”

伊卓看到床上的少年醒来，顿时愁眉展开，急切的问道。

“我很好，阿爹。”

少年答道，声音还有些许的微弱。

“既然令郎已醒，我也可回医馆了。”

床边的男子起身朝说着，便朝屋外走去。

伊卓闪身让出男子后，自己忙坐在床边，摸着少年的额头说道：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阿爹，我刚刚做了一个好奇怪的梦，梦里有两个一黑一白的人在打架。但他们却长的一模一样。”

“是吗，那梦里他们都是怎么打的呢？”

伊卓亲昵的捏着少年的脸蛋，笑着问道。

“咳咳，伊先生！”

屋门外的男子干咳了两声，冲着伊卓招了招手，示意其到自己身边来。

“噢！”

伊卓见对方在叫自己过去，方才回过神来，以为对方在索要医钱，从床边站起来，有些尴尬的笑了笑。在身上的几个衣兜里翻了个遍，才摸出一个银币来。顿时脸色憋的有些发红，毕恭毕敬的双手托着还有些温热的银币，堆着笑脸说道：

“华医师，您的医术真高明，这才一会儿就将小儿的病治愈了，只是我这医钱。。。呵呵。。。还没来得及凑齐。”

“哎伊先生，你把我华林想成什么人了。”

男子将伊卓的摊开的双手合上，并没有取其中的银币。而后从药包里拿出一枚银色的小针，说道：

“适才，正是这枚小针插在了令郎的后脑勺上，才至其气血拥堵，昏厥过去。”

伊卓将那细小的银针捏在手里，放在眼前，眯着眼睛盯着银针，像是勾起了许久以前的往事一般，小声呢喃道：

“追魂跗骨！”

对面那叫华林的医师似乎没有听见，问道：

“伊先生知道这银针的来历？”

“噢，不知道，不知道！”

伊卓忙将银针藏在衣袖中，连连摇头，接着伸出右手引着院外的方向说道：

“华医师您辛苦了，我送您回医馆吧！”

“嗯，也好，那孩子也需要休息一会儿。”

华林说着，便与伊卓一起朝院外走去，又边走边说道：

“不过这针插的手法倒有些诡异，整好点在孩子脑后的风府穴上，而且在针上附了不少灵力。想要不伤着孩子将针拔出，确实不是我那帮徒弟能做到的，我也是耗费了大半灵力才取出这银针来。”

伊卓没有答话，好像完全没有听见一般，机械的迈着步子一步步往前走着，眼神呆滞，像是在思索些什么事情。

华林见状，也未在意。只讪笑着摇了摇头。

两人出了院落，华林突然拉住伊卓，停下了脚步。

“怎么了华医师？”

伊卓不解问道？

“方才我与令郎瞧病时，还发现了一件更为诡异的事情，令郎凝出的金丹有些异样，不知伊先生是否有所察觉？”

## 雪夜遇故人

“华医师，早在十五年前，我的金丹就已被人毁去，修为尽失，早就无法查看别人的金丹了。”

伊卓听到华林这么一问，脸色不禁又难看起来。无奈的说道。

“什么？”

华林被惊的差点儿没有站住。停下了脚步想了想后，恍然大悟似的说道：

“难怪，当年声名显赫的阑城伊家会落魄到如今的地步。”

“哎，都是些陈年旧事了，何必再提。”

伊卓拍了下华林的手臂，边往前走，边又说道：

“小儿既然能凝出金丹，说明达到了成为灵师的先天要求，可这金丹，不都是一样的吗，难道还有什么差异不成？”

“的确是，我们所有灵师的金丹，自然都是金黄之色，可令郎的金丹，却是黑色的。这种异色的金丹，我也是前所未见。”

华林也感觉到方才的失态，继续走着，缓缓说道。

“黑的？”

伊卓也是一惊，随后又淡然说道：

“不过有我们伊家的经历，我到希望他不能凝丹。”

伊卓又略有伤感的接着说道：

“灵师又有什么好，还不如那些不能凝丹的人，安安稳稳的过上一辈子。一旦有了金丹，人就会修习，而为那些虚无缥缈的目标，又会起了贪念，可到头来，又有几个人能达到那至尊无上的高度。整天想着如何算计别人，又防着不被别人算计，提心吊胆的过着日子，真的好累。”

“呵呵，伊先生所说的有些片面了，至少在我们药盟，还是很和谐的。”

华林笑了笑，说道。

“不过，华医师，您说，他这黑色的金丹，对身体可有什么危害吗？”

伊卓倒是关心自己儿子的身体，问道。

“这黑色的金丹么？恕我直言，华某从未见过，也没听说过。所以也不知道这异色金丹能否修炼，至于以后会有什么后果嘛，那就更不知道了。”

“那希望他以后还是别修炼的好，平安的过一辈子，我也就知足了，不要像我这样。”

伊卓只是淡淡的说着，似乎心中并没有太多的波澜。

华林见伊卓的脚步有些蹒跚了，说道：

“行了伊先生，就送到这儿吧，令郎还需要人照顾，我自己回医馆就可以了。”

“嗯，也好。那华医师，我先回去看看小儿了。”

伊卓拱手说道，也不待对方回礼，便自顾自的转身离去了。

华林站在当地，看着这个单薄而又孤单的身影，这个曾经的阑城城主甚至无限接近整个帝国权利顶端的人，这个曾经掌控着巨大家族让无数人闻风丧胆的人，如今，已然是修为全无，单腿残废，落魄到无人相识的地步。心中不禁思索：这一落千丈的结局，确实能击垮他的意志。不过又是谁让他从权利的巅峰摔下的呢？哦对了，还有那孩子玄丹的事儿，看来明日要启程去趟总盟了，想不到还真让那些老家伙猜中了。心中想着，脚下也加快了步伐。

伊卓回家的路上也是边走边在思索，哼，追魂跗骨针，看来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即便是已经过去了十五年。他们还在不依不饶的找那不存在的东西，只可惜，我们伊家到成了牺牲品。现在又找了上来，看来阑城已经不安全了，今晚就让马老带着小天离开，千万不能让小天也卷进来。

打定了主意，伊卓定了定神，快速的往家走去。

偌大的庭院，衰败不堪，不少地方已是杂草丛生，显是许久无人打理。整个院落也是空空荡荡，毫无人气。

伊卓走在院中的回廊上，不知心中又在想些什么，是曾经的荣华富贵吗，还是现如今这银针的威胁？

“马老，马老。”

伊卓高声叫着一个人的名字，十五年前，自从家族衰落，仆人们早就走的精光，只剩下马老一人年事已高，又没了亲人，留了下来。

“什么事儿，老爷”

一个苍老的声音，顺着声音看去，一个更加苍老的身影。声音的主人满头稀疏的银发，身形佝偻，一身灰色的布衣上贴了几块补丁，拄着一根木质的拐杖，那拐杖也是用的久了，手握的地方已被磨得油光锃亮。

“收拾些东西，今晚带着小天离开阑城。”

伊卓说着，走到马老的身边，两人一同走进先前少年的屋子。

“阿爹，我们要去哪里，我不想走。”

少年还在床上，此刻正撑着身体看着门外进来的两人。

“好孩子，阿爹护不了你们了。”

伊卓走到床边，抱住少年，小声的说着，闭上眼睛，心中无比的愧疚，这孩子自来到世上，便随着自己一同受苦。那些曾经的荣华富贵他却一天也不曾享受过。

“阿爹，咱们在阑城过得很好呀！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一起去解决。”

少年在父亲的怀中，一只手拍着父亲的背说道。

“老爷，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情，难道早上少爷是因为这个才昏迷的吗？”

一旁的马老问道。

“不必再问了，快去收拾东西吧，天一黑就走。”

伊卓放开怀中的少年，转头对着马老说道。

“可是阿爹，我不想走。隔壁李婶儿家的小飞，明天还等着跟我一起去钓鱼呢。”

少年说着，拉着父亲的衣角，眼角有些湿润。

伊卓伸出粗壮的打手，摸着少年的脸庞，柔声说道：

“好孩子，听话，今晚就跟着马爷爷一起走，永远别回来。”

“阿爹不走吗？”

少年问道。

“阿爹要去见一个故人。”

“不，我要跟阿爹一起走。”

“放心吧孩子，阿爹见了那故人之后，就会去找你们。”

伊卓说着，又想起这孩子玄丹的事儿，便问道：

“小天，你闭上眼睛，将全身的注意力都放在丹田之处，可否能察觉到其内有什么动静？”

少年依言行事，撑直身体，盘腿而坐，双眼微闭，调匀呼吸。

片刻后少年睁开眼睛，说道：

“阿爹，我只觉得丹田处一片空洞，并无什么动静。”

“那？能看到些微弱的金光吗？”

伊卓又问。

“金光？好像没有。”

少年回想这方才的情形，又说道：

“不过，里面特别的黑，我什么也没看清。”

伊卓没有再问，心中想着，看来这孩子的金丹果然有异样，有些人在八岁便会凝出金丹，正式踏入灵师的行列，而这些人的修为天赋往往也是极高，若八岁未能凝丹，那在十岁时还有一次凝丹的机会。如果两次都未能凝丹，那这人以后便与灵师再无缘分了。而纵观那些灵师中的佼佼者，无一不是在八岁时就凝出了金丹。可这孩子竟然在十四岁时还能凝丹。虽是有些不同寻常，想来其天赋，估计也是极低，不过也好，还是做个普通人吧。

少年自不知父亲心中所想，问道：

“阿爹，那个故人我不能见吗？”

“哎~，那可不行，那位故人可是比你阿爹长的还要丑陋哦！”

伊卓摇了摇头，忙打断了思绪说道。见自己的儿子身体还有些虚弱，便又让其躺下，拉了拉被子说道：

“你刚才昏迷中醒来，再睡一会儿吧，晚上吃过饭，就跟马老一起走，要吃的饱饱的哦。”

“阿爹，您见了那故人，一定要来找我跟马爷爷哦。”

少年拉着父亲的手说着，一会儿后，又进入了梦乡。

伊卓从房间里走出来，马老正在房门外等着，见伊卓出来，小声问道：

“老爷，不会又是十五年前的那些人吧。”

伊卓将一根手指放在嘴边，做了一个禁声的手势，长舒了口气，闭上眼点了点头。随后又说道：

“去做点儿吃的吧，吃完好上路。”

“老爷，实不相瞒，家里。。。已经没有吃的了。”

马老有些难为情的说道。

“唔，这么多年，也实在是难为马老了。”

伊卓说着，又在身上的衣兜里翻来翻去，总算找出几个铜币，交到马老的手中，说道：

“去买点儿吃的吧，估计也是我最后一顿了。”

“老爷，那伊天少爷？”

“哎！看来只能再劳烦马老了。”

伊卓重重的叹了口气。

“老爷放心，当年您从死人堆里把我救出来，这份恩情，没齿难忘。只要我老马还在，少爷不会有事。”

马老说着，便拿着铜币朝院外走去。

伊卓呆呆的看着马老离去，自言自语道：

“真的没齿难忘吗？想不到当年随手救下的一人，竟然成了唯一能托付的人，哎，灵师的世界，真的不懂。”

入夜。

晚来风急。

呼呼作响的寒风夹杂着雪花，打在人的脸上，像刀割般刺痛。地上已落了一层银白。

城中各条路上都已空无一人。

破败的庭院里，一老一中一少三人，走在院中的回廊上。

那少的似乎不太情愿离开，被背着行囊的老的硬拉着走在前面。

中年的那个一瘸一拐的跟在后面，也有些不舍，却又任由老的拉扯。不去阻拦。

风吹的人眼睛都有些睁不开，三人就这样步履维艰的走到庭院的门口。

正欲出门，忽然听到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

“哈哈哈，我的好师兄，这是打算去哪儿啊！”

## 杀人越货时

“马老，快带小天从后门走。”

伊卓听到声音，急忙对马老说道。

马老听到伊卓呼喊，忙带着伊天赶紧往后门的方向跑。

刚跑进后院，便见到几个身影从天空上飘下。正落在伊卓面前。

为首一人，年龄约在四十岁上下，一身白衣在雪夜中倒是不觉得突兀，仔细一看白衣上绣着一柄金色的巨剑。头发梳的整整齐齐，脸上泛着红光，五官生的也是十分的端正，长发和衣袍随风飘逸，想来二十年前怕也是一个俊秀的小生。

那人身后跟着八人，皆是一身黑色夜行衣的打扮，遮了面部，容貌不辨。

那白衣的男子手指了指马老的方向，马上其身后一人便要冲过去。

伊卓见状，急忙对为首那人吼道：

“果然是你！刘钊。”

“当然是我！”

被叫做刘钊的白衣男子答道，听声音便知方才那阴阳怪气的笑声就是由他发出来的。白衣男子示意身后的一人继续去追老马和伊天。自己则看着伊卓不怀好意的说道：

“师兄，想不到，你真的又回到了你们伊家，多年不见，别来无恙啊。”

“哼，追魂跗骨针，也只有你用的出这卑鄙的手段。”

伊卓咬牙切齿的说道。

“哈哈哈，多谢师兄的夸奖。”

刘钊又是放肆的大笑，而后突然收敛了笑声，声色严厉的说道：

“快说，剑诀在哪儿？”

“我这家里十五年前就被你翻了个底儿朝天了，现在又怎么会有你要的东西呢。”

伊卓冷冷说道，眼盯着对面的白衣男子，任由风吹着他的乱发，夹着雪花拍打在脸上。

“呵呵呵，你觉得我会信吗？无双剑门的顶级功法，会不传给掌门吗？你说没有，可师父明明说过，等你做了掌门，就把无双剑诀传给你，快说，剑诀在哪儿？”

刘钊提高了嗓门呵斥道。

“我说过，师父根本没有传过我什么无双剑诀。你要想要，那就来取我这条老命吧。”

伊卓并没有畏惧刘钊的叱问，凌然说道。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刘钊噌的一声拔出长剑，指着伊卓说道。

“你当然敢杀，师父当年不也是被你杀了吗？来呀，也来杀了我吧。”

伊卓挺着胸脯，毫不畏惧的说道。

“休再提那老混蛋，他是死有余辜，明明我的修为一直都比你高，可那老混蛋就是瞎了眼，偏偏让你来做掌门。”

刘钊一步步的朝伊卓走来，边走边说。

“我的修为早就被你废了，杀我自是易如反掌，来吧。”

伊卓拨开衣服，露出自己的胸膛，冰凉刺骨的风雪立马扑了上来，他却完全没有理会。

“放心，我会杀了你，但不是现在，等我找到剑诀，我会送你去见师父的。”

刘钊将剑抵在伊卓的胸口上，阴冷的说道，又挥手对身后的七人说道：

“把他给我绑好喽，然后仔仔细细的搜查整个院子。我就不信找不出这剑诀。”

后院。

马老一手按着伊天的头，一手捂着他的嘴，藏在一间堆满杂物的屋子的门后，自己则透着门缝向外瞧着。

门外一个黑衣人在院子里踱来踱去，偶尔踹开一间屋子，进去翻腾一阵儿后又跳出来到下一间屋子搜查。

“马爷爷，我要去找阿爹。”

伊天突然挣脱了马老的手，叫嚷着说道。

马老意识到自己脱手，立马又将伊天的嘴给封住，这次使的力气又大了些，捂的伊天十分的难受，不停的摇着头，想要挣脱。

门外的黑衣人自然也听到了声响，开始朝二人躲避的房屋走来。

马老见那黑衣人已经快要走到门前，蹲下身依旧捂着伊天的嘴，小声说道：

“少爷，千万别出声，听话，啊。”

伊天拼命的摇着头，小脸儿憋的通红。

马老见伊天不答应，又小声说：

“少爷，少爷，听马爷爷一句，老爷说你也能凝出金丹，能成为灵师，你现在还不是门外这些人的对手，答应马爷爷，好好活下去，等有了能力，来替马爷爷报仇。”

伊天听过，重重的点了点头，泪水已止不住的往下流成了线。

“好孩子。”

马老也是老泪纵横，一把将伊天搂在怀里。然后说道：

“待会儿马爷爷出门之后，你就跳到那边的缸里去。”

伊天转头看到墙角处一个破旧的米缸，点了点头。

马老一把推开伊天。

门，吱呀而开。

“那孩子呢？”

黑衣人已走到门前，见只有马老一人出来，厉声问道。

“呵呵呵，这位大人说笑了，这里只有糟老头我一个人。”

马老拄着拐杖慢慢悠悠的从屋里出来，又将房门掩上，淡定自若，不紧不慢的说道。

“方才明明看到两个人。老家伙，快把那小鬼也带出来。”

黑衣人说着，便亮出了兵刃，一把宽大的虎口背刀，在手里掂了掂，又说道：

“不然，我这口刀，可是吃荤的主儿。”

“嗯，一个固本期的灵师，还吓不住我老头子。走吧，去见见你的主人吧。”

马老说着，就自顾自的往前院走。

那黑衣人却不依不饶，一脚将房门踹开。风雪涌入屋内，将门旁的桌椅推的摇摇晃晃。屋内光线昏暗，黑衣人仔细的将整间屋子扫视一遍，将目光停留在了墙角处那最为可疑的米缸上。

“这位朋友，我已经说了，屋里没人，你要再不出来，我可要逃跑了。”

马老又走到门前，紧紧握住手中拐杖。眼睛死死盯住屋内的黑衣人说道，语气倒是十分的缓和。

“谅你也逃不到哪儿去。我就不信这缸里没有藏着那小鬼。”

黑衣人说着，手中也握紧了那单口背刀，生怕门前的马老背后偷袭，凭对方能看出自己固本期的修为，说明对方的修为应该在自己之上，确实要小心应对。但脚步，却一点点朝着米缸挪动。

伊天躲在米缸中，听到那脚步声离自己越来越近，心怦怦直跳，仿佛都提到了嗓子眼。

“就在这里。”

黑衣人猛地挥刀朝米缸砍去，而就在刀刃即将碰到缸壁之时，“当”的一声脆响，整好有一只拐杖横在了刀前。刀刃已将拐杖的木质表皮穿透，露出了其中银色的金属。

“嘿嘿，想不到我这身老骨头，还能接的下，看来你的灵力不怎么样啊。”

马老略带讥讽的说道。

黑衣人怒哼一声，转身朝着马老挥刀砍去，马老不敢硬接，拐杖点地，身体往后退了三步，那背刀整好砍中一旁的桌子，将桌子的一角直接削去。

“哈哈哈，不过是虚张声势。”

黑衣人大笑，直接将米缸的盖子掀开。见里面果然藏着一个少年，伸出大手就要将里面的少年提出。

伊天大叫了一声，双臂交叉顶在头上。

马老伊天暴露，急忙又冲了上来，以拐为剑，直直朝着黑衣人的脖颈刺去。

黑衣人急忙抽手闪身，将刀横在身前。马老的拐杖正点在刀身上。

“少爷快跑。”

马老大吼一声。又提起拐杖刺向黑衣人。

伊天听到马老吼声，从米缸中跳出来就往外冲。

“哪里跑。”

黑衣人喊着想冲出去，却又被马老拦下。一阵叮叮当当，两人在屋内打作一团。没几个回合，马老就已体力不支，露了破绽，被黑衣人移到砍在腿上。

“啊。”

马老一声惨叫。

“死老头，活的不耐烦了，敢拦老子的路。”

黑衣人因让伊天逃脱而愤愤的说道。

“我活的够久的了，也该走了。”

马老有气无力的说道。

“那我再送你一程。”

黑衣人说着，一刀剜入马老心口。

“噗！”

一口鲜血喷出，马老往旁边一歪，没了生息。

而伊天出了屋门就往后院的院门跑去，刚到院门处，回头看着庭院，看着面积宽广却有破败不堪的家，看着刚刚逃出来的那间屋子，想着里面的马老和前院的父亲不知生死，眼泪又止不住的流出。正想着要去前院去找父亲。忽然又看到那个黑衣人从屋里出来。

“小鬼，我看你往哪儿跑。”

那黑衣人也看到了院门旁的伊天，大吼着，提着刀就冲了过来。

伊天见黑衣冲来，忙将院门推开一个缝隙，自己从缝隙中钻出，又将头留在门内，看着后院说道：

“阿爹，马爷爷。我一定会回来给你们报仇。”

说完，将头从门缝中抽出，头也不回的朝城外跑去。

“小兔崽子，被我抓住，看我不打断你的狗腿。”

黑衣人踹开后院的院门，叫嚷着骂道，看到雪地里的一串脚印后，追了上去。

前院。

伊卓被五花大绑在一根立柱上。浑身上下已经被雪浸透，头顶上一层洁白，脸上也是落了不少雪花，鼻孔旁结了两个小小的冰柱。但他却并没有因寒冷而有一丝的颤抖，整个人一动不动，眼睛只无光的盯着自己的脚下。

刘钊站在伊卓的身前，好似闭目养神。

“启禀门主，前院后院已搜寻完毕，并未发现。”

七个黑衣人站在身后，其中一个对刘钊拱手道。

“一群废物。”

刘钊睁开眼，狠狠的扇了那黑衣人一个耳光，后者被扇出去数丈远又在地上打了几个滚才爬起来，捂着红肿的半边脸，不敢说话。

“胡伟呢？”

刘钊问道。

“去后院追那逃掉的孩子去了。”

黑衣人怯生生的说道。

听到伊天逃掉，伊卓的眼睛动了动，仿佛有了点光。

“又一个废物。”

刘钊说着，抽出长剑。对伊卓说道：

“师兄，天寒地冻，要不你去好好陪陪师父他老人家吧。”

一剑刺入伊卓的胸膛，然后有大嚷着对那些黑衣人说道：

“再给我去找，去找~”

伊卓被刺了一剑，呼吸越来越弱，最后一句还没说完，身体就僵住不动了。

“小天，别来报仇。好好活~”

## 第五章